順菴集

三

共十五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四

書

與貞山李景協 秉休 書 辛未

秋雨初霽朝旭滿窓嚮仰方深忽承長牘伏惟進修工夫益超上達欣慰不任區區顧余昏慵何敢與論於性理之奥而不鄙夷而下問則有不容泯默者矣夫天所命為性性有二從天命之正而來者謂之本然之性從禀受之差而言者謂之氣質之性性之動為情情亦有二從性本所發謂之四端從形氣所發謂之七情心統性情而其發亦有二爲原於性命之

正者道心也原於形氣之私者人心也總而言之四端也道心也其原出於天命之本性而無不善不以聖狂而有間此所謂理一也七情也人心也其本出於氣質之性而或善或惡有賢愚之不同此所謂分殊也推理一分殊之義則理發氣發在其中矣今老兄就四七大公案外剔出聖人之公喜怒謂之理發則誠可謂發前人之所未發而學問之高明自得亦可以覰得矣然而愚昧之見有迷而難悟者若以喜怒之得正者謂之理發則其將以四端之不得其正者（如不當惻隱而惻隱不當羞惡而羞惡之類）謂之氣發乎聖人之喜怒

發而自中者也君子之喜怒發而求中者也衆人之
喜怒發而失中者也雖有中不中之不同而其發於
形氣則無異其爲氣之發無疑矣至於四端則不論
賢愚隨感而發不待私意之較計而油然直出乎仁
義禮智所具之本性此所謂理之發也尹丈擴充之
語誠爲的當理則固可擴而充之氣則不可擴而充
之惻隱羞惡是發於理者故擴而充之則至于仁之
盡義之至之境矣若喜怒則雖有賢愚之不同而終
是發於氣者也將擴而充之則獘將如何伏乞更賜
回教又見尹丈書尾有四辟分理氣之語未知此爲

何等說也老兄豈非以大學四者之辟爲者爲氣發不辟者爲理發邪愚竊以爲四者之辟不辟有若七情之中不中未審如何原幅所論亦爲俯示幸甚直中無書可檢只以平日依俙說得者草草仰告老兄亦必一笑之矣餘只伏祝勉勵大業以副士友之望不宣

答李景協書 癸酉

俯教家人命卦之義欽仰獨得之見第此蒙陋不能超脫於古人已定之論故未免有疑於兄教夫六十四卦卦名以反對推之其自相爲用也明矣觀於損

益否泰晉明夷剥復之類可以知之然則睽為二女不同志之卦而家人為二女同志之卦果如尊兄所論愚謂不必如此此説伏羲名卦之時必觀其象有如此之義故隨而名之竊觀家人卦內文明而外巽順猶人之家政和矣火炎上而風下行猶人之家事合矣二五得位而相應猶人之家道正矣諸卦中惟此卦果有家人之象而其他則終不如此卦之切近明著者故名之曰家人而文王之辭孔子之傳皆是一串貫来矣尊兄列擧二五得位相應之卦以為此莫非男女正位之卦云則此等諸卦其性情體才果皆

如家人卦之襯切者乎以二女同居而其志同為名卦之義則諸卦之此類多矣何獨於上風下火之卦而名之曰家人乎式所引詩經家人之義亦有疑焉之子于歸宜其家人之子指女子也家人統言一家之上下尊卑而言也宜其家人謂女子之仰事俯育莫不得宜大學所謂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者尤明白矣指此為妻妾之證則無乃不可乎

與李景協書 甲戌

今世此學寥寥幸有老兄居城市紛華之中杜門屏居味衆人之所不味無外誘之累而有内專之工吾

儕之洗手仰成非老兄而誰是以相愛之至或恐有一毫之未盡頃者易例非敢曰不可而間有迷而不悟者此見識之不及不特三十里而然也切欲逐條貢愚而待湯焦遑有未暇及奈何竊伏想一人之所見雖精天下之義理無窮所以古賢之言曰以待後之君子或曰恐以為如何而不為質言其可此讓虛自卑之德卓然為後人之望也今見尊兄書中義理之精深見解之超悟固非庸陋如弟者所能論評而有曰千古一快不敢自秘又曰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又曰癡人前說夢也此等句法未免有自恃

之病於心終有不安若心有所疑而徒緘默不言則忝在受許之列而所負大矣敢此冒沒仰告尊兄或不為麾斥其妄率而益用力於温厚寬裕之上而絶其發露頴銳之習則其於篤實光輝之大業益有日進之德矣愛莫助之強聒至此盛度包容或有以諒之恐悚不已

與李景協書 丙子

吾輩杜門讀書無求於外不關別人或動有口者唇舌只當默而自守耳成大谷詩相逢不用談山水談水談山亦忤人此翁之清名直節終古不磨者嘿之

功與有多爲未審老兄以爲如何緜谷荐荒裒糲都廢赤身空口生計窘急兄以新寓能免此苦耶親知有書皆以死自分此何等氣象耶尹丈交卜淪沒此慮不少雖欲相救皆在五十步之間咄咄歎歎近日有何工夫或許相示甚大幸也

與李景協書 戊寅

忽從星中得拜下復狀披露肝膈詞旨懇切至于累百千言撫玩感嘆不忍釋手茍非相愛之至相信之篤何以至此悠悠得喪已付太虛云者尤仰其確乎不拔之志矣僕嘗書自警語於壁曰天下人毀之為

不足懼而惟知道者毀之為可懼天下人譽之為不足喜而惟知道者譽之為可喜今讀惟以志不篤學不章見擯於師友者為懼之語不覺蹶然起立而欽仰不已也仍伏審向来起居平善而信后駸駸歲將暮矣靜居味道玩養有常否吾道日衰此學日孤杜門讀書究心經傳無聲名利祿之誘而有從容自得之味者今世有幾人耶世情易高俗習好謗自讀已書何關人事而反致嘵嘵以僕言之五歲奇疾出入人鬼而猶未忍束手塊坐或有所述或試已見未免有時出而示人此非為衒能而求譽也實欲廣問而

求益也未見其益而適取饒舌之譏以此益知先賢韜晦之戒寔為吾輩頂門之針而惟是照影自娛而已尊兄亦必已知此義故以其所存於中者相告耳所示履卦義讀来讀去其意誠然易不可為典要仁智各有一見故諸儒箋觧各異與語孟性理之說自有不同横說竪說而若當於義理不失象占之義則斯已可矣僕亦嘗稍觧象數之枝葉故欲因此讀易求之一年漸流異道惟是之懼即棄之以待義理稍明然後更欲下工而精力已衰恐難復及儕友中如有推明至義如老兄者則為幸實多其意實同楚人

之失弓人己何論近觀丈席易解時或解順自怡不能止也洞里有一學生来讀易至姤初爻傳義有不合者玆以田下之事亦為相告以文勢觀之則繫金柅者似謂時事為小人所制如車輪為金柅所繫而不行故君子守正則吉往則凶盖微陰在下雖若羸豕其心誠在於蹢躅終必消陽而後已其可畏如此其輕有所往乎若如程傳以繫金柅為君子禁制小人之惡則有孚上必加使之字文義可通若如朱義以貞吉攸往為戒小人事則羸豕以下又文不相連必加然其以下十餘字然後文義亦通而終似艱曲

未知如何詩經前日尹丈謂集傳多有窒礙難通處僕答以老生常談曰朱子以後棄舊序專以義理斷定義理固好而詩人之志果如此否也然而如此而漸生疑貳而爲之說則葛藤多而本根晦與其復作而不可必得詩人之本意不如因舊而求其義理之至當也是後尹丈更無可否亦不敢復有所請今見兄論忽思告尹丈之語以告之非謂詩全無可疑也周召二字淺見亦與兄同但不立說耳南字義程大昌所論樂名甚好以經之以雅以南證之若以南方之義求之是時文王居天下之二聖化洋溢風教所

及豈特南國而已耶諸國曰風風刺之義居多舊序所云斯過半矣而朱夫子一切刊去誠未敢知也是以真西山朱門之私淑也其著大學衍義引詩皆用舊序意亦有在也所示二篇篇義甚好廣博精密難容一喙尹丈所謂新義可畏者指此耶别録為藏玩之資恨不得見全篇也因此而竊嘗思之我東與中夏規模不同氣象窄迫凡人講論只知依樣畫葫若有背于舊說者則不計當否羣起攻之至于坑塹是甚可畏後生讀書於先賢所論有疑劄録是九原難作摳衣請問亦不可得故不過私記便是當日門生

問目之例顧何深罪而東俗如此此兄或念此耶且兄今所居之地亦非他比凡於讀書講授之際惟循舊訓勿發新義恐傳說之誤致費唇舌也京易卦氣見於漢書註而本文不見不敢妄對起於中孚云者未審何義也四始五際之說亦見於漢書翼奉傳而已他無所見此等緯書宜有講論者而東方無傳奈何諸經緯書率皆讖術之學故守經者不尚而雖云多是後人僞作司馬遷稱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之文註家謂出於易緯則是固先秦古文而災異之學蓋出於此漢儒陰陽之術皆原於此疑所云八索九丘

之類而梓愼禆竈之學或出於是歟亦見錢牧齋集論詩有曰四始大明為水始四牡為木始嘉魚為火始鴻鴈為金始五際卯為天保酉為祈父午為采芑亥為大明以其分配之義觀之則三百篇分屬於五行十二支而推究災祥耶是未可知也如有所見後便詳示幸甚僕僻居窮谷歲且五周親知罕接書籍甚少固陋寡聞誠無足道竊見書末警語敢不銘念此義之不行久矣所謂朋友或把手握臂意氣相許或對床細話情意款密或自相推奬諛辭相悅而求以古人交際之義則并無之僕居常痛恨曰人居此

世既不能無過則必賴朋友扶竪之力而至於成立者盖多何今世之滔滔至此耶何幸於吾身親見愛信之友如老兄者耶僕禀賦不固故恒有浮淺之病氣質柔懦故或多姑息之意渠病渠知而舊習難脫今承不鍼之鍼不藥之藥幸莫大矣兄以此開導而有所誘問則僕何忍負此至意哉僕才小而氣弱故有不及之患兄才大而氣高故有過逸之病均之恐難入中行之道矣昔年尹丈以兄遊騎太遠聰明為累有言僕答曰此所謂英氣害事世無此學久矣舉皆奔汨於膠漆盆中而此友無他外誘能特立於局

外靜散之地超然為吾輩之赤幟甚可貴也些少病痛槩亦經歷之久必當揀擇豈有深慮哉此甲戌冬語也其後亦已累年兄之造詣亦必深矣區區之意每頌無金玉其音時惠良箴使知義理之無窮是千萬顒祝之意更有何見可為他山之石耶

荅李景協書 辛巳

示教修辭之語誠欽銘念而才退不振文詞短劣惟自悼歎音律微妙如僕之顓蒙何足以知之但以虞書言之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則其發而為聲稟于自然聖人即此而辨五音至矣盡矣至若字音東人恒

以漢音為正我音為非愚竊惑之我音諸聲無不備而一字各為一音甚整齊也漢音諸聲難通如侵韻如真覃韻如寒而兒二字為我音之乙字又多有一字而兩音者不甚齊整以此協之律呂歌以詞曲豈無字數長短參差之患乎晋以後胡羯亂華至今不已華人以文字為語語之變而字音亦隨而變猶今方言之歲久而自變其勢然也我國自太師以後必受中國之書而讀之其字音次次師傳弟受必無所變而又況言語與文字異則無混淆轉訛之慮耶是以愚謂我音近正此恐取笑於人而向承丈席書正

如鄙意後見藥泉集其言亦如僕平日之所疑然後始信已說之不至孟浪而但於音律之學素昧昧也故不得講磨于相知如吾兄兄旣發之幸望竭論而教之

答李景協書 壬午

周朔鉤邊之說為千古疑案而借視於瞽師不任愧悚亦有以仰見兄好問之盛意也周朔之改月改時考諸傳記皆不可誣其以冬為春以夏為秋四時一切相反此終不可知也王陽明嘗有辨說求其義而不得則乃曰冬至陽生而春氣至夏至陰生而秋氣至

則不害於為春為秋本文不記而大意如此其後王錫爵之論皆襲陽明文字兄取考可知矣兄言史記因王室之正朔閭巷稱舊俗之所呼者誠為得當之論第四時之反易聖人之意果何在耶深衣本經云制十有二幅則通二衣之制而言之非止指裳而言也嘗以十二幅之義推之衣二幅袖與衽各二幅裳六幅恰滿十二幅之數以左衽歛衽之説求之衽當旁之義亦以衣身內外衽言之如何然則喪服之衣前兩下雙垂者亦不成貌樣鄭氏燕尾之制果出於經文耶兄説必有明據周朔深衣二説并示之幸甚

性理大全附註似是胡廣輩所為而另問至此抑別有以耶

與李景協書 乙酉

成服一節第本昧識何知但奔喪禮以到家後第四日成服齊衰以下似當蒙上文若以至家成服四字為計在道日子至家即成服之義則地遠而過四日後至者或可如此說若地近而奔在四日之內者雖二日三日果即為成服耶此鄙見之所以致疑且寒岡補註有至家四日後成服之文故也幸復教之

與李景協書 丁亥

尹丈書中畧道公喜怒理發之義此事昔歲辛未兄貽書詳論而弟之昧識未能及此雖不得相與講討而心不敢忘後見朱子之言有曰喜怒人心也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道心也反謂之道則其理發可知而先入之見卒難回頭喜怒終是形氣上分數多退陶氣順理之說似無改評終守舊見近來始知此說肇於愼上舍蒙丈席印可老兄亦信從無疑則其說必無謬誤矣考退溪集高峯後說中剔公喜怒理發之說以攻退陶氣順理之語李先生更無所辨反賜許可此丙寅歲也戊辰年修聖學十圖心統性情中圖

包四端於七情之中曰就善惡幾言善一邊已年
與李平叔書又申其義以此言之則李先生晚来之
見亦從高峯耶願賜詳教愚昧之窒而難通者如右
所謂喜怒終是形氣上分數多聖人之七情則直從
性發為情最初善邊来則謂之理發可也以常人言
之非顛妄病風外其七情必有所當然而出者其始
發未始不善則亦可謂之理發而發而不中節而後
謂之氣發乎然則以一事之喜怒而始以理發言中
以氣發言其果成說乎

答李景協書 丁亥

示諭明白痛快無一毫可疑而其中因孺子之援井
擠井而為喜為怒者實是理發之左契更復何論然
陶山之語常為先入之主每每纏繞難脫而尹丈堅
執舊說故愚每致疑而欲兩存之以待後人之採擇
但陶山以後至今數百年苦口力爭者還歸高峯之
套是可疑也若九原可作退陶李子將如何云也是
以弟則不敢質言耳示諭禮疑下問可感兄推小歛
後加經帶之文以證大歛後當成服之據兄之考出
誠為精細而愚意常疑四日成服之節自上達下其
義一也何以知其然也檀弓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服

註子亦三日而杖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此所謂三日皆除死日則實四日矣喪大記又曰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主婦杖註此二日於死日亦三日也以士喪禮證之死日襲厥明小歛又厥明大歛而殯與喪大記註文相合又士喪禮大歛殯下當直云成服杖而今却云三日則與喪大記三日朝之文不其相應乎由是言之則天子諸侯大夫士禮雖有煩簡之不同而四日成服之義則無不同矣楊氏之論恐無改評生與死與之文況出於曲禮乎若

過三日而大斂者沙溪又以其明日成服為得禮之
意此恐推之太過兄論當矣喪大記云三日之朝既
殯主人主婦杖云則是殯後即成服之證通典唐元
陵儀殯後皇帝百官服衰絰此亦為殯後即成服之
證然而先生曰疑禮問解雖四五日而大斂不可以
上食稍遲而遽成服成服斷在殯之明日沙溪說是
矣按此雖無古禮可據意亦近厚從之何妨更據開
元禮三日成服而五品以上除死日六品以下并死
日為三日此與兄所諭相同然而何必捨古禮而從
開元耶士虞禮祝在主人之左誠如兄言書儀祝虞

從右卒哭從左者何義而朱子謂之得禮意者亦何據耶竊謂禮有古今之殊儀禮古也家禮今也古禮既不可盡從而家禮作則家禮實後來禮家之三尺若是小小節目間雖與古禮有違從之何妨此兩端更賜示教幸甚讀祝主人俯伏之非禮謹聞命矣

答李景協書 戊子

自失先師山林無主斯文靡托幸吾老兄承家庭文獻之傳加篤實光輝之業可以竪赤幟而張吾軍每存謙挹獨善其身盖世道之危巇俗論之澆薄有以致之也中夜思之未嘗不痛悼與喟道之難行有如

足矣奈何奈何承諭問門下受業人之有無迂哉尊兄之有是言也夫以師道自任者必有服人之德行驚世之文章動人之氣魄而後人從之矣弟則無一於是只是少實行無文彩一拙訥昏庸之物而加以年衰疾痼便一有息底氣少來非無志者到此脫空虛生一世更向何辰慶此身耶每悒悒自憐而已由是自知之明不敢向人論說第前日過蒙丈席之許與故今之少輩或意其有聞而歷見者有之而一見可知其虛偽故真狀呈露不能蓋覆更有何人可以實心相期耶既明士賔時有情問而明也大敏敏處

反爲其病實也過通通處亦爲其短而篤實精緊韓
鼎運其人也儘有前頭未知樹立果何如也但知觧
分數不足故今冬欲來讀書于此此亦無可以相發
者奈何頃者韓自嶺來過謂見李延日象靖道其文
行之美且傳其言云昔年愼耳老氏過嶺時歷訪有
講討之樂而其理氣庸學諸説皆背先儒已定之論
而自立門户者多果然半生讀書皆歸虛云云其言
未知其十分是當而篤信師説專精致一之意則誠
可貴也未審尊兄與此友相知否弟心力日短不能
刻意于經卷研究之文但取其口順目熟者觀之試

自孟子始精義妙旨不敢知而過欲存理之大義炳然易見行之即在此不必讀許多書以分老来精力也前日亦編家禮註皆在暗草無由更檢實多自惜之意奈何承諭有編禮之事云未知規模爲何耶預示教爲陳氏禮註繁冗没緊要兄若秉精力之未甚衰試留意爲一二遊從間講習之資如何如何此可與知者言不可與不知者道也

答李景協書 己丑

每承俯教許與過當不近情理假借奬勵雖古人誘導之至意當施于其人不當猥加于非其人而爲失

言之歸豈非老兄英氣太過文章快濶筆力所到不量人之堪否而率爾為之耶似有欠于君子存心平實之義幸更諒之殊以規箴闕失之意策勵之也雖甚愚昧必不全負良友之教矣鄙書誠欵刻意肆力而病中精力不及且雖用思慮惟於義理明白處不覺喜悅如兄所示諸條及持志無暴之語常常體念而有不能爲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亦自激昂而有不及焉奈何奈何至如謗吐之疑誤句義之合商量者不為不多而不暇仰禀爲探擢以後此學日孤幸吾尊兄趾美承業整修遺

集發揮微意是果天意有在也少友輩不無其人而既明士興誠為當世奇才夫成德大業不可徒才而止必有平實穩重寬厚正大氣象然後可以有為抑揚之權實有望乎兄矣士賔才華果不易得而鄙所謂通處為病似難猝變惜乎終南捷徑自古誤人捨目前平正坦路謂之遲回而必欲蹇步不已立脚至此餘外何論是以愚嘗與少友輩言德行固是當務而砥勵名節為最初樹立之基本於此有闕他無足觀未知能有聽從者否而此言其無偏滯之病耶愚言實出於救時之意也幸須教之示諭但以異於先

儒之言而一例揮斥是豈前脩之所望於後人者耶是固然矣前日愚嘗承聞吾先生語矣曰聖王之治天下首開言路明道講學是何等大事而杜閉後生之言議耶是以學貴自得不必沾滯前人言議愚起而對曰下教誠然但恐專以自得先立主意則未免私意橫生流弊不少若後生少年窮格未到志慮未定畧有所見即自執己意曰古人之所不知者此習漸長則徒益其輕浮躁淺之氣而無益於進德之業先生笑而答曰此語誠是故愚意每為少年有才氣徒言訛者矯其獘而已誠於自得處有真的之見者

何敢一例麾斥然此豈易者哉是以與其強究別意
不若守先儒之訓而不失之耳向來士輿有書論中
庸首章未發之義太狼藉一反舊說此義理大頭腦
程朱豈覷不得耶於此不信從則其弊當如何觀此
書以後心氣不安殆累日未定也士輿亦云聖人無
靜工夫敬近禪學朱子格致之訓又為口耳之弊既
明從而和之此等氣習豈非大可憂憫者乎禮式謄
畢後朴友子中借去故未及下工兄書有不可無一
語之教看来不覺驚悚弟之文章見識魯莽敢於先
生書有所論列以取佛頭着糞之譏耶此事當商量

仰承更教耳所示禮說諸條亦愚昧平日所承聞者
也但禫計閏小祥葛帶疑猶未釋紙乏不能細禀耳
先生遺事弟亦欲草所承教者而病未構出奈何

與李景協書 己丑

最長房之弊先生所論無可改評而家禮疾書大祥
章引朱子答李堯卿胡伯量書而以為初年說此恐
未考朱子以紹興己酉守漳州而堯卿即其州人其
壻陳淳始受業則堯卿書必是是時事又答胡書曰
將來小孫奉祠其勢亦當如此小孫即長孫鑑而長
子塾之子也塾之歿在辛亥歲是書之出於塾死後

無疑此二書俱是晚來定論疾書此條改定如何

答李景協書 己丑

昔年少時與朋輩書必款問工夫之勤怠造詣之淺深自數年來此意漸歇若知平安二音則便覺忻喜無暇及他此亦餘景不遠志氣摧殘而然也良足自憐世道交喪此學不傳幸而吾儕數人雖有性分才力之不同而無外誘之累有誠好之心寂寞之濱判開一局以做冷淡活計當此之時有誰相從然有數三少輩志向不凡既明士興儘有擔負之望但其年少氣銳或言議率易見識過當顧此人輕言微無以

救正而私心之憂則深且大矣士興前此有書悔其說之過當今又相對深自咎責常疑此友氣高難下及見其虛受之量捨己之速後來成就似不可量愛重之心愈為深切也最長房禮是家禮正文而大全李胡兩答向書郵見考其為晚來定論兄已見之否尹丈以朱子跋張南軒三家禮範文在甲寅歲其中不言家禮見失之語而有病衰未及之文以為家禮之成在於甲寅後此恐未然而丘氏已有辨矣且語類沈僩之問在戊午以後而先生卒于庚申易簀時無家禮之語而許以儀禮從事則家禮之非晚來書

信矣尹丈之言似欠考未知如何婚禮不娶同姓周人立法而舅甥之國迭相為婚未知當時戚屬遠近之如何而中國後世中表之婚藉此而為之以姑姊妹之子而相與為婚豈無悖義瀆倫之嫌耶程朱是後來聖人禮義宗主而席延年為伊川姊婿其子彥正又為伊川女婿其女為明道之子婦此即中表婚也伊川長女適李偲早死次女為偲繼室此果無嫌耶此猶古矣到朱子時禮文愈覺明明白白而勉齋子輅為朱子孫女婿是又何也我國外姓講族不婚此義之正無可改評然與同姓不同則亦不無間隔

妄謂外姓過同高祖之親屢轉異姓過同曾祖之親爲婚似不妨害亦并示教焉近覩務安朴氏譜李存齋徽逸及其弟葛菴玄逸并爲朴玏壻兄弟之爲友壻似無所嫌而亦世所希有也

與李景協書 庚寅

兄書有云行無眞積之效業有未了之歎三復莊念不覺繼之以感慨也疾病絆牽志業摧頹形骸朽落孤守窮山誰與寤語古人千里命駕是何等交際程叔子七十之年不憚數百里之遠往見韓持國要是情厚欵相見非爲講討而然也賤疾若強此去兄所

豈遥遠哉必當一造敘懷而有意莫遂尊兄亦諒此意否四七公喜怒之說前日固守退陶氣順理之言兄前後牖蒙非一而終不釋然矣日前更考本集高峯後說後先生荅曰鄙說果似有未安云而其後更不提說則先生之意亦可知矣疾病更添吉凶未可知此後書信亦未知幾度往来也臨紙益增悵黯

別紙

虞後變制用葛帶則是葛輕于麻也前日稟于先生謂是皮葛雖抱疑而不敢更稟竊思之皮葛麤於麻豈漸殺之道耶且鄭註云無葛之鄉代以潁

顈即苘也俗稱白麻東人稱어자귀此物之黃潤滑澤非麻之比而為代葛之物則所謂葛帶似是葛之去皮者今俗所謂청흘치也

禮云中月而禫則禫是以月計者也家禮雖有自喪至此二十七月不計閏之文恐是蒙上文也

日前既明來言握手當用一盖禮無明文故其說不一丘氏儀節及本 朝五禮儀用二則中國與我東握手之用二其來久矣其後東俗又用一故退溪高峯皆辨其誤定以為二至今不可改也嘗見沙溪說握手用一可也連擘為結其繫而使之

勿辟也屢之連約握之連孽其義一也既明之言

蓋出於此其說果如何幸示破焉

答李景協書癸巳

今奉兄書有誘導後進之諭有是哉子之迂也渠是何人敢當臯比之責雖欲當之有誰信從徒取譏侮而已自非豪傑之士必待振作而成振作之道有權位德行可以動人而後能之我輩若徒以冷淡數句言語私相傳道其能入人深乎前日不自量妄與一二人約爲此事畢竟無實兄或聞之矣嘻噫此事不可徒以文章辭辯爲之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

後可見觀近世何人可能辨此來書云後生中樸實做工者少才傑之不出專由於此既明之斷棄舉業勇敢可尚士興之文章學識才氣可畏然俱欠涵養縝密之工前者相逢每以此告語而不能信聽況他人乎德門才彥甚多胤君與元陽見而知之吉甫與庭藻聞而知之有本禀之才而兼家庭之訓吾東文獻之傳不出於尊兄門內其於樸實做工尊兄家訓有素勉勉不已何幸何幸

與李景協書 癸巳

尹丈逝後尤無以為懷今見兄書不覺掩泣吞聲弟

本愚昧不識此丈造詣至於何境而但其以斯道自任勇往不懈之意求之古人實不多得且能善規箴必欲偕至大道其與人為善之意誠不可忘老兄常以誘導後進相勸當此世道交喪之際無一介有擔負之望故眷眷之意如是而弟實非其人無誠感可以孚人知識可以動人是以後進輩實無可以宗主者奈何奈何然而果如兄書所云無樸實做工者少小才氣雖或有過人畢竟似難成德是甚悶事往在戊寅歲兄寄書警我云其於學問之道所得不固而不得為已有此誠頂針刺骨之語弟至今誦言不忘

而數十年來猶夫人也則有何可以及人者哉先生
所著洪範說實是東方一大文字欲編於東史首張
而文非序體敢請老兄爲數行小跋于下發揮先生
本意至望

與李景協書 甲午

上元日賜緘何等慰沃信后駸駸倏已晚春謹問玆
際起居一向萬重弟病益添氣益衰有何世念之可
言而但桂坊宿趼望切延頸强疾出 肅屢次登
筵前後 膺眷隆重褒奬過當諭以卽今日氣和暖
不似年前隆熱之時强留數直以補不逮此豈塵芒

小臣所可堪當而虛名上達至于如是悚惶何已然
職是 侍衛與講僚有異有時有懷而莫陳雖歎奈
何盛諭孝經一部之語實與鄙意相合是亦異事見
兄書前數日講繫辭言行君子動天地章因推言孝
為百行之源畧陳中庸大舜文武之大孝因奏曰當
今 聖壽日高伏想愛日之誠宜無所不至古人言
孝備言養志之義而及其至也曰聽於無聲視於無
形德之成就雖責於 書筵今日急務此猶為第二
件事 東宮改容聽納其後 上候未寧在直中聞
日夜 侍側至於唾器溺缸之屬必 親將以進衣

不解帶者屢日云大抵 厬孝之出常如是矣豈不為東民之幸哉後接老兄書亦以此意相勉始知弟空踈之言不為孟浪還以自慰欲留滯供職而自念持此奇疾當此垂老將死之時決難捨命奔走且世路危巇而賦性踈濶本無物我之嫌終必取侮而已方欲圖騎歸去而尚未得借馬又聞江水大漲病情多怯姑為咨且而荐饑餓甚家人聞之深以為悵古人言休官不與妻孥謀者果非虛語好笑僵卧旅舍暫此胡草不宣

答李景協書 乙未

前書所論書經曆象授時圖考見信然明儒之歇後如是可笑也律呂圖則依漢志不錯弟於聲律尤昧昧嘗觀律呂新書而只是等閑看過矣來書云蕤賓當上生大呂大呂當下生夷則又云大呂雖陰呂而反上生夷則雖陽律而反下生此義未曾窮究詳為俯教幸甚四獸玄武之說亦發前人之未發不勝奇幸但自昔皆以龜蛇二物當之似有其義元亨利貞貞有貞固二義四端智有是非二義四勿動有心身二義以人身比之腎有二片以穀種果實比之種實之仁皆有二辨或有其義而然耶向者　書筵有此

等議論恨不早聞兄言以備一說也已亥禮論時宋氏曰今必得次長不為庶子之明文然後許某之說可從也近得語類有云無適子則立庶子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亦是次適也是為當日準備語也宋氏於朱書爛熟無餘而不知有此說又不以此說為對攻之語兄或平日看破否堯典註曰此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天道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觀此則經星本隨天而行過于西矣堯時冬至昏中昴漸差而西則後世昏中當在昴前畢觜參

等星而如今推之却在昴後胃婁奎等星者何也豈非經星亦漸差而東而然耶此無所言願乞示教鄙撰東史既已受教于師門畧費多少心力成書幾二十年而以紙物之難備尚此閣手精力日衰後生輩亦無助力者恐成千古之恨向來 東宮聞之前後下令非一必欲一見而以私家所撰不過為巾衍之物不足仰塵 睿覽且以私書之進御為有後弊仰達然而此後多向僚員賓客有所 教塵芒小臣實不勝惶感

與李景協書 乙未

既明士與非惟當世之才求之古人亦罕其倫但其才氣勝而工夫不篤欲以一時所見求壓前人此習若長獘將如何其所可悶者以程朱未發用工之語謂之涉禪而以中庸戒懼之意謂非靜存之工若如其說則濂洛以後論敬論靜文字皆當毁之矣觀渠所論只在動上用工而闕一靜字是豈可成說乎天下之義理無窮少輩之所見實有可採而於此等工夫一向許奬則恐其獘不可勝言此友輩相從已久而終無沉潛謹厚之容而浮躁淺薄之態自不可掩不曾有讀書人貌樣是可歎也尊兄何不呵抑之耶

若此不已則其取笑於人而愧於自心者多矣

與李景協書 丙申

先生遺稿已至釐正禮說亦就緒云而顧此病伏尚未奉玩徒切歎歎鄙意則年譜一款亦當及此為之此事非老兄則元陽可以當之先生窮為匹士無仕宦政績之可書則實無分年立條之可言而平日著述之富皆有年月之可考則畧註其槩以成一統之書豈不為斯文吾輩之幸耶幸勿泛忽也律呂之學素所蒙昧向者因兄書點檢書經律呂圖此圖本於漢志矣律管長不過黃鍾之九寸短不過應鍾之四

寸六分零而漢志陽律皆下生陰呂皆上生此出於
陽進陰退陽盈陰縮之義律生呂則其數退而縮故
曰下生呂生律則其數進而盈故曰上生此不可以
變動者矣今以其法推之則蕤賓下生大呂為四寸
一分零大呂上生夷則為五寸五分零夷則下生夾
鍾為三寸六分零夾鍾上生無射為四寸九分零無
射下生仲呂為三寸二分零矣然則大呂夾鍾仲呂
之度反不及於應鍾應鍾最短之義安在哉朱子語
類蕤賓以下上生下生皆與漢志相反此又本於杜
氏通典矣其法蕤賓上生大呂為八寸三分零大呂

下生夷則為五寸五分零夷則上生夾鍾為七寸四
分零夾鍾下生無射為四寸九分零無射上生仲呂
為六寸五分零如此而後律呂調和而與陽律下生
陰呂上生之義不叶此甚可疑且漢時制律其長短
固如上所云耶幸乞同教士與失所搬移寄寓他人
看甚悶然此人之生於吾黨實非偶然而近来觀其
言論氣習漸異於前未知尊兄之教導或有所由而
然耶從古真正大英雄皆從戰兢臨履中出來此友
於此邊分數忽畧而不屑為之頗以拙語規警而無
異以水投石豈非更有別種義理出於先儒已定之

外而可以成立者耶此與兄之法門不同則何不施以項針耶頑欵聞知幸賜俯示

上內舅書 丁丑

不肖姪某病頓中謹再拜上書于內舅氏苫次伏念人之為人以其有人倫也人倫之重莫過於所生人無父母不生父母又非其父母亦何有焉禮雖有內外服制之輕重而推其所生之恩則無毫髮之異矣姪幼長于外家受祖母慈恤之過叔氏教導之深四十年于玆矣不幸祖母棄世叔氏纍然在苫凷之中而一疾四載與死為鄰尚未奔哭孤恩負罪至此大

矣此何人理此何情禮惟自撫時隕泣而已玆因奴
回伏聞山事尚無定期襄奉諸節茫無所措云尤切
悲痛耳伏見諺書叔氏自喪至今惟食粥飲元氣澌
敗杖而不起朝夕奠拜亦不得行云聞來不勝驚惶
竊念叔氏達識明見必不至有過中之舉矣今承此
報茫然失圖不知所以仰白也親喪哀痛之發乃是
至情故自非頑愚無識之人無不欲自致而篤于孝
思者常患過於滅性故聖人為之中制必曰五十不
致毀六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又曰不勝喪譬之
不孝又曰有病則飲酒食肉可也聖賢之訓布在方

冊不可枚舉而惓惓歆無以死傷生者至矣曾子執親之喪七日不食而亦嘗曰喪有疾飲酒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爲司馬公曰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復初又曰羸憊成疾者可以肉汁助其滋味又曰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此語朱子皆載于小學書中大賢立言豈爲後人啓不孝之端耶求之禮律人情必如此而後可也親之始死勺水可以不入口既斂饘粥可以不食既葬蔬食可以不進而孝子之忍痛抑哀不敢徑情者夫豈自愛其身哉諒以尸不可不斂柩不可不葬喪不可不終所重在爲全其身

乃所以盡其孝也惟此一身即所受於父母者也若因毀成疾終至不救則幽明無間父母之心將何如哉我朝金慕齋五十後遭艱成服纔過即烹雌鷄而食後復行素未朞而疾發名醫安瓚診之曰疾不可為矣公道食鷄之由瓚曰然則可矣遂用藥而得蘇張旅軒居喪有疾鄭寒岡貽書用權而從焉此兩先生篤生君子其事如此則豈以不義而行之哉伏乞叔氏節哀順變務盡自處之道焉夫人之氣禀強弱係於風氣今世之人蓋皆虛薄觀於熱病用熱肉而無害者可知矣故今俗豈皆不孝不能三年行素者

禀氣之強弱古今不同也姪之不孝素抱羸疾當甲戌遭變之時嘔血奄奄用權於成服之際姪雖無狀豈不知禮法之可畏若此身一蹶則前頭大事誰當任之耶是以頑忍至今病亦不愈莫非不孝之所致也今方病發伏枕呌死之中不任憂慮之忱強疾呼倩文不成理而實出於至情伏乞叔氏諒此以終孝爲大千萬幸甚

答南止菴維老書 戊辰

衫加之不用巾非欲立異也巾非古服且親知間鮮有服此者既難猝辨姑除無妨深衣亦非人家恒有

之服則難於借用此所以用道袍染色之深淺為漸文之序也嘗以此擧似星丈以為人雖貧窶不可緣貧而廢禮深衣之制必不可闕而若難猝備則道袍兩腋合縫正類深衣且染紙為緣亦可云此意儘好正為窮居鄉曲而好禮者通變之一術也病者之束首禮也不必於見君之際而為之故此常有疑於乘生氣之訓也易象諸說平日果有牽合之病此乃一時見解如此故偶爾筆之非敢謂得前人之未發者也卦變之說常日甚疑向者適見渙象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之說與朱子本例不合敢謂剛柔者指陰陽

之卦而言也往来者指居于内者曰來外者曰往別無某卦某爻来于此某卦某爻進于彼之意未審如何今欲詳說仰白而仲賢之行急發未暇録上而大義如是仰冀砭示耳

與南止菴書 己巳

隔以山河音徽間阻瞻望湖雲戀德日深伏惟溽熱作退新凉歛生道味起居與時俱重鼎福積憂之餘神氣削弱不能自強於讀書之業實理不出於日用彜倫而讀書所以明此理此一事亦不如意痛歎奈何然而幸得承教于星翁手札往復警誨不少此或

冀有從善之望爾尹丈東奎幼章乙亥生早受業于
星門操履堅貞學識高明今世罕有其儔近有講討
文字平易切實非杜撰應猝之語中有實得然後可
以如此誠為欽歎今世學術多歧卑者茅纏紙裹以
塗澤為務此不足言所謂高者溺於訓釋不出陳饒
之脚板否則謂務本原仰承陸王之喉氣尊丈早悟
此弊兼致博約伏乞益懋大業使卑弱如某者得蒙
恩提幸幸甚甚

答南止菴書 己巳

揆席之稱道誠足笑悶世或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

豈有若此之甚乎肉腐而生蟲醯酸而蚊聚是由於
自處之不慎而然也奈何小道傍藝不無前日染跡
而年来棄之自謂淳如賦性疎迂謹緘不足親知中
或有隨問而說道者人口相傳質以為實致有今日
之虛聲雖欲補綻塞漏而有不可得者常念尊丈韜
晦務實之誨未嘗不惕然興嘆也然嘗歆為臥龍一
番辯誣者何也其門路淵源雖未入於吾儒道統之
傳而亦豈非百世可師之人乎但世之論者多逐末
而遺本信怪而忽常至使正大光明之業終為風雲
八陣之所掩良可痛恨戒子一書出師二表心學之

正操守之密忠直之節見識之高為如何哉魯齋之稱長嘯乃遺澹泊寧靜之訓而反有取於此者何也

答李留守 箕鎭 書 癸酉

俯詢事竊聞古人之言致旱之由多端而土木修繕之役厥咎最多是以古者營宮室築城郭必在于農隙之後不惟民時為重陰陽之理亦或有偏勝制化之由而然也今玆之旱維天所為而京都南漢之城役一時並起未必不為其祟也遇災之道必以修省為貴凡在張皇設施之事一切廢閣惟以格天彰民為事然後可以有庶幾之望矣天星一周氣候多合

昔之言凶歲者必曰庚辛乙丙故庚辛一周而曩有辛亥壬子之凶然則乙丙將周而亦當凶矣此似方術家推測之言而有民社之責者亦足為考驗之一端也未審如何洞里之設民間私契而亦可為推行鄉約之漸近來官家必責以田政軍政督糴之任是以士夫厭避而洞憲解弛此亦軫念處也官自有許多面任令行禁止不患無其術而何必藉重于執綱徒致騷擾乎婆娑城之偏淺果如下教但壬辰變修築此城為防禦之所則亦或為南漢外護故云然也今所築南格臺變前規而分為二城以相犄角似與

前勝而但去元城絶遠聲援難及或築甬道以相屬
為宜而役重難施則臨難之際或為木栅亦無不可
木栅之制又有頻頻修補之獘似不若種樹成栅之
萬全矣其法取橡實量定地步而種之不數年菀然
成林稍待其長過丈餘使之自相糾結如笆子樣任
其長大太長則畧剪上竦之枝年久後體大堅實雖
賊至無奈何矣昔唐宣宗時王式至交趾以芀木為
栅芀木似中國之櫟櫟即橡類也古人亦有行之者
試之如何不特此處為然也凡於有城處及城外濠
塹上皆可為之矣此皆因俯問畧貢愚見無非腐儒

拙見何足採擇只自伏笑耳城門之有號古矣南漢有行宮而為緩急晉陽之所則事體亦大矣四門皆無揭號者亦一欠事各扁一號以為編入府志之地如何不宣

與尹承宣 光毅 別紙 戊辰

頤之六四顛頤是顛倒之顛四居上而求初下之養故謂之顛頤曰吉者四以陰柔之質居近君之位才德不足有為而初以陽剛之才居下位而為正應故謂之吉曰虎者艮象也曰視者變離有目之象也皆以中爻而言耽耽虎下視貌虎之為物好居高而視

下猶四居上而視初也耽耽又注目不移之意猶四視正應之初其心好之不移其目也其欲逐逐者相與共濟之意無或間斷如前念已過後念又起逐逐不已於向初之心也无咎者凡人之心有所偏係則皆為有悔而如居大臣之位樂從在下之賢雖有甚好之意而不為害故曰无咎平日讀易不過依倣傳義推度如此而不知更有別般意思藏在裏面矣前日承教以虎視句指為上九之視六四然則顚字如來易作項字看耶来易非不好矣而若此等處似有求異前輩之習故覺其說之顚倒也凡易之道不出

陰陽而陰常求乎陽陽常求乎陰六四之陰求乎陽者也初九之陽旣爲四應則何乃捨正應而求養乎上九之陽乎且以象辭觀之上施光也者言四居上而變動則有離明之象施光于初也若以上九論之五爻之陰暗隔在中間何光之能施乎来易以顚訓頂故以上爲上九未知其妥當也大畜之牛豕皆指初二而牿積在于四五傳義之訓似當明白若以牿積謂初二而牛豕爲本爻則有欠於畜陽之義未審如何承諭以馬牛豕爲家之大畜故卦之名以此也此有不然者若謂如此則小畜當言鷄豚之屬而無

所槩見何也一陰始生于下而為巽巽為陰卦而陰小故巽上乾下為小畜二陰生于下而為艮艮為陽卦而陽大故艮上乾下為大畜卦之名盖或以此也又乾為三陽三陽太盛而若不畜止則恐有亢進太過之患故畜止其陽亦必以陰陰者陽之所好也故四陽為大壯五陽為夬六陽為亢龍則陽亦不可太進外卦皆陰則天地為泰矣以三卦大象言之小畜曰文德德之小者也大畜曰畜德德之大者也泰言財成輔相之事德之盡其大者也此皆出於臆料懸度未審果合否幸乞指教

與鄭永年壽延書丙寅

歲將暮矣不審比日臘沍靜居學履有常綱目之工至于何代平生最喜此書故用以相勸而竊念先儒之言必內經而外史者盖史書鬧熱須致力於聖人之語而體驗則在我之權度精切而事務之紛如者有所折衷自無糾紛眩惑之患矣兄於四書之工或有未融會處其於理亂之源有未得其要領者兄以爲如何弟年來精力緣病益耗殆非盛年貌像紙面之業作輟無常心地亦隨而茅塞今當歲暮亦不勝年進業退之憂耳不宣

與鄭永年書 乙亥

尚友志年同志為友同道為朋古人之論尚矣若生並一時年相若而志道不異則其為交尤當如何哉不佞之與兄相知十八年于茲矣但參商南北一年一得書三年一見面而每在紛汩之中貌相勞苦而已至於工夫之淺深經史之疑難將無以驗而討之矣惟存耿耿何嘗夙宵已也伏問此際霜氷相遞剝復交互還駕後起居珍重而進修工業日就有緒否世道交喪此學之蔑裂久矣區區之心不欲以一善之名有待於心期之友耳夏間聞兄薦入桂坊云其信然否第吾輩分甘貧賤性近山野而又不忍一向

放倒杜門讀書自求其志往往為人所釣去是豈始
慮所及哉 宮官一路與常調有異除目一下萬瞻
俱聳及其出也又以第一等人責之由是路者鮮副
其名此蓋末俗澆漓之習竊想古昔盛時必不如此
也是以今之人論此者必曰某人儒者必不出以不
出為高已亦曰進賢之路非吾所當亦以不出為期
是路也便作一大鐵限無有能踰越者 國家設官
之意徒為虛套而儒者終無進用之時矣豈有此理
乎出處如飲水冷暖已自知之雖非人所言而朋友
講論亦何所不到耶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也若一

向逡巡如今世之論則所謂潔身亂倫者之所為非
吾儒中正之道矣然而世情危巇亦合商量矣方今
小朝毓德春宮令聞日彰士君子有當世之志者
亦當及此時矣曩聞傳言進講陳茂卿夙興夜寐箴
講討精深多出意表云草土賤命亦覺喜悅頓忘沉
痾之在身義之所在自不容已而然也鄉人之謗近
復如何此雖置之度外不足為校而亦不可不却顧
自省為吾進德之所矣昔年弟與兄臨別求以贈言
之義兄以莊重二字相勉心常銘刻而性本簡率疎
迄今十許年而猶夫人也恒用愧咎其時兄亦求一

言弟以恭之一字爲獻而爲之解曰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又堯舜之聖亦不過曰允恭溫恭而及其至也篤恭而天下平恭之義大矣欲以此爲別兄亦頷之未審兄能記憶否末俗雖險人言之來亦未必不由於自己所處有未盡十分底道理而然矣是類之所可畏者無他只是生事於無事之時求過於無過之中造虛成實揑無爲有從小而至大由淺而至深及其至也使不能尋其端緒而陷之於不測之穽甚可懼也是以昔日以月川之計爲得者此也此計果無進退否兄雖以就食爲嫌是即其小節也古之

賢者亦嘗未免於此兄豈不知耶聞兄年来窘束殊甚豈非筆耕勤而躬耕懶看書篤而看野踈而然耶百畝之不治農夫之憂也古者四民各有定業不易其事今之士舍農則無以為生矣吾輩分命甚薄家累口腹之憂惱亂心思不能專意於所樂可勝歎哉以弟言之近来頻歲水旱之餘人口内廣土地外縮塋下數頃之田平歲所入不滿四十斛而當此儉歲又減其半食之者多至二十二口且稅糴之應裘葛之費烝嘗之供賓客之需皆仰于此矣遭喪以後危疾相纏一息僅存而常念用度一失其宜則必有填

溝之患矣有罪而死雖不足悲無罪而自致溝壑是
豈人情之所爲哉分付兒曹替看家務用古人量入
爲出之規歲排十二朔朔排三十日每以存羸爲念
不使侵犯後朔擧家食粥不已必將及於糠粃家人
甚苦余亦甚悶蓋不如是不能保矣處貧之道先使
一家上下情志相通然後可以有爲婢僕輩亦人也
目睹其然不敢生飽煖之計亦不生怨詈之言所謂
生道殺人抑猶是也然而未知能永久遵行否也昔
東坡用賈耘老術而西厓亦行之矣兄亦已知之矣
未審一試之否吾儕有書當有經禮之問而如此細

瑣陳冗之語還覺一悶老兄又當一笑矣

與鄭永年書 己卯

自兄出世以後謗議流聞末俗齮齕誠不足道而其中有云什物必致其精出入必借駿乘之類以弟之知兄亦不能無疑他尚何說由賤而至貴由貧而至富由窮而至達由卑而至尊是賤貧窮卑皆人之基址不可少須臾忘焉者也區區外物曷足以嬰我心哉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此誠後人激昂自勵處凡百玩好皆害德性有心之私汨我天理此等之屬雖微細若無妨者其有害於遠

大氣象則不少矣頻兄常以此入思議也書末新箋之喻兄不在其位何以及此耶前日屢有曆日之惠此物亦必費心而得受之誠甚不安卻之亦不恭故未免留之我輩之交不在於物兄豈不知耶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四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五

書

答李輝遠暨問目 乙亥

問禮記集說陳澔是何人能不染迹於元耶

答陳澔字可大宋南康郡之都昌縣人其父受業于饒雙峯雙峯即勉齋門人以此有家庭之學元初被徵與否未可知輿地備考人物係之宋然則不仕元矣

問曲禮祭祀不爲尸 註必用主人之子則其父北面事之勢所不已而今云不爲尸則何人爲尸

乎為尸者能知不為尸之義則是稍知人事而非
幼穉之童矣然則古制尸用幾歲以上耶
答尸神象也古禮讀祝饗神後有迎尸之節蓋鬼無
形因尸以節醉飽孝子之心也尸必以孫孫祔祖之
義也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用同姓之孫行故註
云取主人之子行非謂取主人之子也鄭康成云尸
卜筮無父者蓋避父也用尸不必以童而必稱尸童
者意者尸用孫行必多未成之人故也古者天子以
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為尸
周禮祭亡國之社士師為尸大喪告后土冢人為尸

則古禮用尸之制可知矣恐無年限

問遭先生於道止趨而退　遇先生於道雖不與言既不有命而無端趨退揆以人情豈不踈忽耶

答曰於道則彼此俱在行路矣趨進拱立以俟其有言而先生若不與之言直為經過則亦當趨退有何踈忽之義

問入户奉扃　向聞星湖謂以扃為門關橫木而入門之際奉之以入似涉苟且註說穩當更乞示教

答扃門關木也夜必橫插以固之晝必放下以通行

若放下則必偃掛在户之或左或右而令人可行矣然而入户之際若不審察則當有蹉跌之患故開户之時必以手奉扃即致謹之意也註說出於孔疏以為兩手當心如扃之横云求之經文何嘗有拱手如扃之意耶若如註說經文當曰入户如奉扃下文奉席如橋衡可以旁證矣古文雖云簡質豈若是斷澁乎若以目前所行言之到人家其户闔則必開户而入闔而旋開開户而旋作拱手形其貌樣果何如耶星丈嘗於語次言及此說愚見適與之合故曾向吾兄說之今見辨斥人之所見各自不同不可強合也

此丈平生謹慎畏約雖一句文字若爲人稱道則必惕然而驚懼況此行語間說話不必謄諸文字惹人唇舌也

問請席何向請衽何趾　凡室向背居處有常處則居處之宜南宜北宜上宜下當隨地勢而爲之每每頻請亦涉未安如何

荅上云奉席則此似奉席而從之者非謂平常恒居之處而言也然則其向其趾當稟而爲之安敢以己意徑行耶凡在下之道每事當稟若以煩請爲嫌則其流弊實多

問席間函丈 䟽曰席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兩席并中間空地共一丈也蓋兩席共長六尺六寸而并空地爲一丈耶若使兩席之外空地一丈則豈不稍遠而有違於毋餘席之義耶三分寸之說亦願示教

答按函容也賓主兩席之間其寬容丈也然後可以指畫而講受焉可以周旋而揖讓焉耳凡室二筵筵廣九尺則室中爲十八尺矣席廣三尺三寸餘則分布二席於室內東西壁下占地六尺六寸餘中間空地爲十一尺三寸餘言函丈者擧大數也若如䟽說

則中間空地纔三尺三寸餘古尺甚短三尺三寸之地隘窄難容其何以揖遜回旋不至相迫耶臆說如此更賜教爲毋餘席指尋常侍坐之時非謂講論而言也三分寸之一者一丈爲十尺而分而爲三則各得三尺三寸而餘一寸故云三分寸之一此數書之分法也

問君子欠伸止 請出矣 此以事勢言之似在家之時以文勢觀之似適人之時若使在家則枎僂非室中所持而若適人之時則侍者請出不免徑庭未知如何看耶

答来諭推說似好然尋常疑此節當作両段看若君子氣乏體疲而欠伸則請出又君子如有出入之事而以客之在座故未即起而撰杖屨視日蚤暮則亦請出如此看似好而與註異不敢質言

問離立離坐 止 不出中間 若遇離立離坐之時則將奉身而退耶既曰離立則可以知其非參而又曰不出中間何耶

答離坐離立指人而言往參指己而言言於人之兩相麗而立者已不可出於其間也若參而出其間則散而不成列故也

問諸母不漱裳　註云敬父之道者何耶

答裳卑褻之服故不使漱裳敬之也敬諸母所以敬父也

問三飯止辯飯　三飯然後始食胾辯殽則初飯再飯所食何物耶

答註中所引疏說分明不必有疑公食之禮有正饌有加饌正饌即葅醢牛羊豕魚之類是也加饌是庶羞而牲肉之胾者兼進之是也觀此則初飯亞飯時所食即正饌之設也

問水潦降不獻魚鼈　註水涸魚鼈易得不足貴

故不獻與經文相左何耶

答註說水涸之義釋經文降字猶云水落也然按月令季夏命漁師登龜取黿或者水潦降者潦水方盛之時既賤且易腐敗故不以為獻而以降為霜露既降之降讀如何耶

問犬馬不上於堂　馬於堂初無上下之理而此云何耶

答犬馬本是庭實而時或有合幣升堂致之者故為戒如此耶古人堂室廣大將事之際或有如此等失禮耶

問僕御止右手 此疑謂進轡之禮而男女授受

禮之大防况主僕乎

答御謂御車也非進轡之謂也古者御者執轡立于車前尊者在左此為婦人而御則婦人在左矣御者先以左手執轡則與婦人之位正相背也疏云遠嫌是也

問童子委贄而退 童子不言所贄此以何物耶

荅按玉藻童子見先生從人而入則似無執贄見人之禮而春秋之世人君或未冠在喪因赴於朝會故末俗因襲而有童子委質之禮耶若果有之恐各隨

其類如庶人執匹士元子執雉也
戴記一書諸説各出終難合一三禮中最為難讀盖周室衰天子失禮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各有典禮存焉漢儒掇拾於焚坑之餘其何能整齊不紊耶註疏家求其説而不得焉則必曰夏殷之異禮也此從古諸儒之所不免也雖為經文而其不合處讀者當自斟酌必欲一一從之則必有泥文之獘未審以為如何

問中庸十九章第六節小註胡雲峯説通上下云云者似是祭天祭先而言也所謂別是一意者

緊要在於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一句蓋人苟能使此心渾然天理無一毫人偽則祀天天神格祀先人鬼享推此心以治天下如反諸掌

答通上下云者天子與諸侯也郊祭惟天子得行而諸侯不得行只祭社而已禘是王者大祭而諸侯不得行只行四時礿祠烝嘗之祭而已祭祀之禮通乎上下仁之至也雖通乎上下而下不敢僭上名分截然義之盡也仁至義盡治國自易胡氏之意蓋如此來示此心以下於本文意似甚泛然幸更思之

問九經章第十二節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論語

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之意相同
答說得好
問十四節六勸字是振作之意遠人諸侯行勸不
得故所以下懷柔字
答有内外遠近緩急之分
問章下註包費隱兼小大之義
答先儒曰兼者兼擧爲二包者含容爲一皆本章自
有此二義也此章雖詳言達道九經而義不越乎誠
之一字誠無所不包凡人事之當然而謂之費天理
之所以然而謂之隱莫非誠之所在而費隱皆包乎

其中故曰包費隱三近之屬是小九經之屬是大言學者事是小言聖人事是大故謂之兼小大此當與十六章兼費隱包大小之言究其異同

問鬼神章註昭明焄蒿等說似是人鬼上說而又曰百物之精然則昆蟲草木之死亦有焄蒿悽愴等氣像耶

答祭義本文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于上 止 神之著也上一節言鬼之義下一節言神之義皆指人與物並生天地間有氣者而言不獨就人鬼上說出也此云百物之精與易精氣爲物遊

魂為變之意相同可以參觀鄭氏玄云焄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上言衆生此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爾唐孔氏曰百物之氣或香或臭蒸而上出其氣蒿然也悽愴者謂此等之氣人聞之情有悽愴人氣揚於上為昭明百物之精氣為焄蒿悽愴人與百物共同但情識為多故特謂之神此因人神言百物也觀此註疏所言亦甚分曉然則自其氣止昭明為一句而屬之人焄蒿止精也為一句而屬之物小註朱子之言蓋亦畧出於此矣兄若熟觀此註疏則可以知昆蟲草木之有氣矣人與物雖有貴賤大

小之分同是有生之物則其理豈有異哉章句引孔子之言只論其神者以下文所引有神之格思之文而不言鬼故也

問十九章宗廟之禮止辨賢也此以上言祀享之時位次而旅酬止序齒也此以上言祀享後受胙底儀節耶所謂旅酬之禮未可知也有事為榮亦何義耶

答序昭穆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同姓子孫之與祭者也辨貴賤謂祭祀之時公卿大夫士各以其爵位齒列而助祭也此二節論其位次也序事謂所供

祭祀之事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宗伯供鷄是分別賢能堪任其官者也此一節論其薦羞之事與位次有異矣旅酬是受胙以後事旅酬下為上者儀禮特牲饋食禮祭末飲酒之時主人洗爵獻長兄弟獻衆兄弟之後衆賓弟子于西階兄弟之子于東階各舉觶於其長也弟子等皆是卑賤而得舉觶是有事於宗廟之中為榮也旅酬者言衆人皆為其長舉觶而導之使飲故曰旅酬也蓋由親及疎自尊達卑皆受神之賜而各伸其情禮也

問此節註左昭右穆曰左曰右指神位而言歟指

人而言歟
答太祖之廟東向而昭廟居左坐北而向南故言昭取其向明之意穆廟居右坐南而向北故言穆取其陰幽之義左右指太祖之廟而言也
問註中申其敬三字似是旅酬之禮小註朱子曰二云云以次獻至于沃盥所謂逮賤也其曰沃盥無乃祭祀耶如此看則申其敬之義似瞭然矣
答宗廟之中以執事為榮賓主人皆有事而其弟子等皆是卑賤無事者也祭畢飲酒之時亦使卑賤者皆擧觶導飲於其長以申其敬禮此非謂祭祀而言

也小註朱子說即引鄉飲酒禮以明此節逮賤之義
禮記鄉飲酒義曰賔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賔少
長以齒終於沃洗者沃洗者即沃盥者滌濯器物執
賤事者也觀於此則沃盥不可以祭祀看也
二十章脉絡相貫處所論槩好此章以修身九經二
章為綱領章内皆引此而推之各以行之者一結之
為政在於君身之修不修自為政在人節至君子不
可以不修身節其要不外乎修身以道一句道者五
品人倫也故繼言天下之達道知仁勇三者皆脩之
於己有得者所以為行此達道之本然無誠實之心

以行之則私欲間之故以行之者一結之而達德又有等分之殊能知其等分之殊而知所以修身故知斯三者節又結上文脩身之意以起下文九經之端也凡為天下節九經之目也脩身則道立節九經之效也齊明盛服節九經之事也九經如此之大而無誠實之心以行之則皆歸虛文故以行之者一結之然而誠非可以應卒者必也有素立之功而後可故以凡事豫立言之欲其先立乎誠而推言明善誠身之功以至變化氣質之妙此一章之通旨也

答南袞眉老問目丙子

問內艱後十一月而行練祀至初朞之月未行祥事而又遭外艱過卒哭後始擇日依父在母喪之制追行大祥而權設几筵未得祔廟矣今前喪再朞隔日既行大祥則祝文固不當以備要所載大祥祝辭書之而若只如喪餘忌祭之無祝設行則又甚缺然未知何以則合於情禮耶

荅十三月之祥既行則再期不可用大祥祝以喪餘忌祭處之云者當矣凡三年之喪未畢則家廟之祭雖不敢專然廢之不可備禮不用祝即以古者喪三年不祭之意推之而後儒之所行也以此觀之則似

無祝矣

問入廟時告先廟祝文先儒雖有祭稱孝子孝孫之論外喪三年之内象生時而既未改題則祝書孝曾孫恐似如何而大祥已届禮當祔云云亦似有碍當有別般措語耶此事未得可據經文故兹用奉議幸望回教

答祭稱孝喪稱哀雜記之文也此指喪中之祭非謂家廟也孝字有主祀之意未改題之前恐不當稱然而今此所遭祔廟之儀既未行於祥祀撤几筵之日則似不可以再朞之日依大祥之例而入祔也我

朝前尊所論書告耳

盧亭運問母喪以父在不敢先祔而未入廟則父喪未畢先妣神主先入廟乎鄭寒岡答曰不可先入廟當仍奉於父在時所安之處而偕祔入廟

更思之內艱祥後即當依例入廟而既不如此又將因以至於後喪喪畢似有拘礙之端然則祝文曰曾孫某敢昭告于云云先妣祥事已過未行祔廟之儀今於再朞之日入祔于顯曾祖妣云云未知如何

答南君王背書 甲申

示諭勿論貴賤須友以成者誠不刊之語也信於五

行屬土上寄王於四時而信亦通行於仁義禮智之中欲其有誠實之工也朋友屬信而四倫之明又待朋友講磨而得則其義固不重耶然而世道交喪所謂相知者不過面交勢交而止心交情交亦難望於斯世況於道義之交乎今世又有一種俗弊朋友相交惟以媚悅推奬為意不聞有規箴之義一或規箴便謂之訕己膠漆者解而不復合豈不寒心哉執事既以友道為重先為教告何等感幸奄失賢師依仰無所吾儕年紀皆在暮境惟當胥教胥誨保守此一縷未泯之心誠大幸也未諗如何四七之辨自師門

新編之出而無遺蘊矣頃日既明自星中還言景協以聖人之公喜怒謂不涉於氣而出於理蔎元陽亦謂先生晚來定論云故尹丈移書力辨其非云雖不見其往復之書而先生之易簀未幾同門之議論携貳有此一番辭說亦為之興歎不已也

與韓咸之德一書 己卯

歐公事檢自警編果是夷陵時也上文有開封時語故憶得錯了也以此知聰明之不可恃而平日熟習之書易至差忽也兄累典州郡今則民之情偽亦幾盡知而可謂目無全牛也然手段既熟處事多快易

至差忽或不無如熟習之書信口疾讀至於失誤若弟之誤認夷陵為開封也未知如何昨別有問率爾奉答以讀書相勸者此非如秀才講學也為守令者民社事繁實無餘力及此然若將聖賢文字常常諷誦使義理浸灌胸中則臨事之際客氣或能退伏而知所警矣世間作宰者豈可人人而望此乎兄既自處不草草且有所問故不得不以一得相浼是亦老生之常談亦覺一笑也

答韓咸之書 庚辰

窮寐中冠盖臨枉半晝清誨開發良多慰幸何已玆

奉俯存更審夜回寓履珍重仰慰陰竹獄事更思之
溪有不然者律官所云律有告父母者處斬之文者
此以大綱說也若無繼母雖失行子告處斬之文則
不可以此蒙上文而斷以死罪也繼母者以父而母
之也若果失行則失行之日已與父絕何處更討母
子義看故曰為伋也妻者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
不為白也母又曰繼母者如母也如母之義比母較
輕矣此事當詳覈其繼母失行之有無然後論其子
之罪耳遽然徒執母子之重名而施之以處斬之律
則其於明慎欽恤之道恐不如是也彼律官徒能誦

習律文而已烏知其義哉三尺之法雖當敬守勿失而至盤錯處必以義理經義相參然後可以得當矣大抵世道日下人心巧惡有難盡信其繼母果饒財產其前子欲謀害而并其財招誘鄰里啗之以利則其間巧偽亦無所不有所謂鄰婦之立證間夫之自稱皆不可信也亦不可不詳審處之若繼母失行而罪其子之證母而殺之則子豈不寃乎若繼母曖昧而徒信鄰婦之立證間夫之自稱而治之以失行之律則母豈不寃乎此甚難處都在十分詳愼不可以一時決斷之為能也餘不宣

答韓咸之書 癸未

前書頗示為政規度病中奉讀殊以為慰嶺外民俗之大變誠如来諭都在賢良究源制治之得宜矣大抵邇來上下之不信久矣是以胥殘轉輾沉痼遂委以人心之惡欲以一切之威力治之是豈服民心之道乎戰國之世尚戰伐崇詐偽人心之惡必有不可勝言者使今之有氣性者當之必有一椎打殺之心而孟子說齊梁之君必曰行不忍之政然則雖恩威并行寬猛交濟而其要不出於愛民二字而已嶺俗雖甚乖悖未有若戰國之甚是都由於前後導帥之

失其道而俗習隨而不正也

與韓咸之書 甲申

聞有人自南来者聞兄政聲穆然可知其惠化之流行矣今見兄書詳知其始末盖有節度之布置而然也不勝溯慰大抵為政無論王伯惟在順民心而已近來一種議論如有順民之事則自脩之士或慮有要譽之道而曲避之此所謂君子避名無為善之路者也柰何有心於其間乎或者以為末俗頑悍惟以威令脅之歆與人心力戰拂人心而有為政之理耶堯舜之所以為聖順此民心也桀紂之所以為惡不

順此民心也是以民心之所向夏育失其勇烏獲失其力干將莫邪失其利沛然若江河之決而莫之能禦推此言之則民心之不可與戰明矣試以兄所莅之地言之大家右族世執鄉權若能導此世族以為之敎則至於下民之歸化實同破竹之勢而前後為官者每以色目之異同而行扶抑之術令右族懷怨懟之心而下民亦從而難治今兄之為政能辨此大脊梁孔子所謂為政乎何有之訓寔兄之謂也此皆老生陳談而前後譬說之仰煩者欲以古義有望於吾兄而兄亦不以為笑許其一得之見何感何幸吏

實之難塞實非聰明之可及彼雖習於為奸是亦人也若以至誠為國為民之意責之雖素愛任之人一有干犯不少饒貸以示我公正之心武侯曰我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者此也兄以為如何至若簿書之弄奸最為難卞而隨事隨察亦自有可辨之道矣不宣

與樊巖蔡伯規濟恭書辛丑

不通起居之問已多年矣傾慕之懷何時暫弛伏惟新正體元履端氣體康福慰慰賀賀鼎福本以癃廢之質六七年來喪戚重疊窮獨益甚而西暉將迫鬼

事日近唯俟遊魂之一變耳自憐奈何鄙生之於閤下相聞之熟逾四十年而雲泥路殊奉際未易辛巳秋巡宣之暇幸蒙枉顧壬辰夏 書筵講次復瞻威範前後惟此二度面奉而已年前在京時實欲穩候門屏而老蔭蹤迹齟齬竟失一拜拘儒拙態閤下想必諒知而莞爾矣今則閤下蒙 恩就閑杜門自靖正宜乘暇進候以攄平生未盡之意而老病未果此生恐無奉拜之路嚮風長歎而已餘伏祝若時慎重以慰公私不宣

與樊巖書 壬寅

鄙人之於台監分雖踈矣其於事之有是有非必欲聞之向者落于坑塹至於舉朝爭執之境台監平日以忠孝大節自許而知舊之所共許也未知何修而至於斯耶伊時欲以一書候慰而世情危巇恐有如南冥所謂太黨所引者而止焉此亦淺之為丈夫也好笑不審日来寒沍台候萬重鼎福三十年積病餘喘更以窮獨無依家事只憑小孫與其婦隨分捱過朝晝之麤糲不繼糴稅之徵督難酬而一任不知但於南簷椽屋下隨意卧起有富貴不易之意此可謂夜郎王之自大是亦腐儒之妄想耳江南萬里野花

蔎何處春風無好山之句台監必知之矣 聖明在
上雖不忍便訣而當以一退字為主然後君臣之義
可以兩全也此近於交淺言深而鄙生之於台監以
心相許豈在于交分之淺深耶強聒至此此是迂措
大不解事之致幸在恕諒不宣

與樊巖書 癸卯

不審風雪沍寒台體萬重鼎福扶疾就直蓋以 聖
諭勤摯故微末小臣惟當承 命粗修臣分或以不
即決歸為非此乃高尚之士所以自潔者非鄙人輩
所可為者今則已滿四朔將欲呈遞而未知能如意

否也大抵處心都以内省不疚而已惟人言之是恤則無異於隨矢立的不其勞乎東坡之言曰惟此一心上可以事玉皇上帝下可以使卑田院乞兒竊想台監平日白直做事崛剛少曲折故屢憎於人然上天知之 聖主知之親朋知之禍患之来非閉門塞竇所可免只當守分任命耳未審台意如何朝起積雪滿山萬株松檜挺然獨青此際懷仰不下於蟬聲之益清矣歸期未定瞻候未易臨紙悵惘

與樊巖書 丙午

前歲嶺儒黃君泰熙来傳斥天學老益壯之教今春

洪上舍錫疇又傳軒記推去之諭不衰二字台監何以聞知耶此果出於　聖上之寵褒當日盛禮方行羣臣職姓名告退之際獨於賤臣有慰問之諭且褒以二字退而同僚齊賀鄭台子尚及曹星州書扁額而送之歸後思之顧此衰癃孱質更無餘地而聖諭如此終非實事旋念有可言者故妄有拙句白自歎筋力逐年衰　天語丁寧諭不衰不是臣身能不衰要令志氣不隨衰今之所自勵者唯在志氣而志氣亦衰此將奈何幸乞次示以生蓽門之光色也近來吾黨小子之平日以才氣自許者多歸新學謂

以真道在是靡然而從之寧不寒心不忍目睹其顛倒陷溺之狀畧施規箴於切緊之間是出於赤心反以禍心言之至有不敢絕而敢絕者勇則勇矣亦一世變同室之鬪至此當此黨議橫流之時安知無傍伺而下石者乎其勢必亡而後已今則任之而硯匣面書磨兜堅三字以自警耳向聞㒒聖道言台監以記中有斥天學之語恐為少輩之所指目而不輕出云果然否噫是何言也非吾二人斥之而有誰為之耶為長者當痛斥而禁呵之何必為顧瞻畏屈之態耶豈非風霜震剝之餘恐又生一敵而然歟大無是

也大無是也伏枕艱倩不宣

與尸菴權孟容巖書 丙申

自聞協友之死神精忽忽惘惘如有所失殆難自定此友之精力元氣豈意止於此而已乎尹丈逝矣此友又至此此後益覺無聊無以為懷自念平生踈拙且罹奇疾相識絕少而相識而可以意許者又有子高而憲而今皆無存夜晝之理固自難免而但人生多苦歡樂無日雖復生存餘景幾何遨遊此世未知為幾許歲月而生者又復睽離會合絕罕雖有一脉心線徒自往來抱病窮巷瞻望雲樹而已思欲與兄

盡簪擺脫俗間寒暄細瑣說話終日白髮相對今日如是明日如是積累十日而罷雖無一言所可言者可一相視而盡之矣何以言爲如有所騎可日行十里或二十里則三四日而可至兄所亦自念之奇疾在身或值狼狽則主客俱妨是可慮矣以是咨且幾二十年而終不知兄之門庭是亦未死前一恨也少時得著筮命蠱之上九其辭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又以康節推命法作卦爲大過其象曰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此二卦豈此眇劣所可當者而自念平生其亦異矣人之賢愚不必論也平生持心處身不過謙

愼簡拙四字不意虛名溢世釣得一命中間病廢數十年又為媒名之端年前冒出實欲使世人覰破踈訥之狀事不如意又為當路大臣所薦者至再是亦自己秉公鈞名之一端而於我不幸甚矣今則此等事都付先天只待造化處分而但懼生世之支離如是也死不足惜而唯有一念未歇者若干著述及胸中所存皆未寫出是可恨也然此亦是世念未袪也使知道者聞之當復一笑而渠亦伎倆所使雖云如此且當付之於烟消霧滅耳亦何關心兄我相知豈可以不平之言如是縷縷而自不能已則兄亦一笑

矣意到胡草可以意會不宣

與龔窩朴子中 思正 書丙午

天禍我東 前星掩曜痛纏臣民況不死老臣曾忝舊僚者乎 宗社之孤危至此此將奈何聞 朝家有問禮儒臣之舉云我 朝前例有四處可考 德宗順懷昭顯孝章而 景慕宮不論耳以禮意言之通典晉惠帝以庶子為太子及其逝也王堪議告于天地謁于祖廟明皇儲也正體承重豈復是過當服三年王接議庶子雖傳重而非正體天子諸侯不為庶子服當無服其後庾蔚之議大意雖云庶子異於

衆庶而冊為太子則當伸其本服期而以右二說為非未知此等議論如何鄙意則既冊為儲嗣雖云庶子正體傳重自在於是到此嫡庶二字不必論矣王堪之議似為當然向來喪制補編有長子三年之說而未見其書其中或有無論嫡庶之言耶　先王戊中孝章服制　殿下及王妃齊衰期年宗親文武百官同生進生徒白衣笠帶卒哭後黑笠白衣帶期年而除庶人惟以白衣帶黑笠期年而除今番禮節亦當如此矣十一日變出而昨日官令始到只有薨逝二字而已無坊民輩擧哀一節似是該吏不察而然

也于今幾日而儀注尚不須布或者儒臣輩議禮未及出而然耶末由面奉玆以相告用賜至論如何不宣謹狀

答龔寓代喪疑問

通典賀循云父死未殯而祖父死服祖以周旣殯而祖父死三年庾蔚之云不敢服祖重為不忍變於父在也虞喜曰服祖但周則傳重在誰庾曰父亡未殯同之平存是父為傳重正主已攝行事事無所闕按鄭李二先生專主此說以代服為非是不忍變在之義也喪服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

為之再祭再祭練祥也大功循主則況孫之於祖乎庾氏所謂己攝行事事無所闕者恐或然也以是卽意更無所疑且於題主及祝文等節皆孫名行之而去孝字不曰奉祀而書攝祀告于新舊兩筵而行之父之喪服限三年置于祖筵之前期服闋後以墨衰之義用東俗深衣方笠出入之服將事於祖筵矣後見李桐湖與尹明齋書論此節其言代喪為重者辨析明快蓋以恩則父重以義則祖重然而恩或揜義義或奪恩不忍死父之義以一身之私恩言代服傳重出於重宗統之義到此地頭義實奪恩矣自此雖

欲改前見而二先生之論皆以不服爲主親舊之從而行者亦多則鄙何敢更有所論列耶前日洪子三問此事亦以二先生之意答之矣

與洪叅判 名漢 書 庚寅

編輯之後至于何境耶向来俯問之意實仰則裕之羙但此空疎無以盡意搜檢畧草仰報慙歎則深不諗或有可採之語耶末由合席商論悵歎奈何東方文獻蓋皆無傳而台所掌經費之屬尤無所傳經費出於國計盈縮在時君之奢儉新羅賦稅一結出租三十斗麗祖因之後来多增定而至麗末一結出米

二十斗無他雜役域内田結六十餘萬結矣以此推求則當時一歲經用畧可知矣捄此之術專在於量入為出唐李吉甫簿國計之意誠得矣未知成書果如何耶

與洪叅判書 庚寅

日蒙辱覆仰審台候萬重慰瀉何勝比来溽熱轉酷起居更復如何編輯之役聞幾了當為此無前盛舉作千百代傳信之書而將畢於時月之間天下事多因忙後錯了未盡善之歎果如來諭也還上之法原其始則出於句麗之故國川王以至勝國皆為賑民

之資而無弊之聞亦只曰賑貸而無還上之名還上之名蓋我 朝所定而稱號已不雅矣大典無此名續録有云還上依數收納方許解由專不收納者罷黜續録之頒在弘治癸丑為我 成廟即位之二十四年則還上之名其來已久矣今稱為糴糴糶糶本因常平穀出入而言移稱還上名同而實不同矣[illegible]耗之為公用前日考之未得僻居窮谷書籍未備雖不能徧閱畧考諸家文集或野乘皆無見則其出蓋不久矣或云 孝廟議北伐時添補軍餉或云 肅廟甲寅後所定此出傳聞雖不可信要是近代事也

大抵聚歛之臣不識 國體與民弊為媚 上衒能之計而竟為不利之典誠可歎也耗之名見於五代史舊制一斛(十斗為一斛)加歛二升名曰雀鼠耗恐税穀原數為雀鼠所耗而有此舉也及王章為政加收二斗民皆愁怨周世宗量定一斗即什一之義如今法也然周法為税米遠地漕運耗縮常多綱吏罪死故為此法以救其弊也高麗初税米一石(麗制十五斗為一石如今法)收耗一升文宗增收七升明宗時至二斗時嬖倖用事冗費甚濫而然矣古之耗直充其所耗而已今之耗為公用而求歸于民所謂耗者非耗伊益未幾

歲而與本穀等又墨吏加分取贏潤其私槖情甚可
惡耗之名始於雀鼠雀鼠微物之賊惡者人罵穿窬
之甚者曰鼠竊豈以堂堂千乘之國而取雀鼠之耗
而用之乎此誠不可使聞於天下後世者也今之耗
穀為常平倉戶曹及本官之用此等署或有可考者
耶昔年見兩倉謄錄有可觀者其已取考否當今民
產之竭專由於還上柳磻溪先生嘗論其弊以為甚
於青苗憶昔辛未歲議均役時自　上廣詢臣民時
有湖南畨軍進奏二疋之害小而還上之弊多請罷
還上　上問還上為軍國之用罷之奈何對曰當行

耿壽昌常平法其時人皆笑之至今思之其說十分是當安知此非抱才而沉屈庶賤中者耶我國尚閥故凡言議之出於卑賤者位尊者必忽之彼位尊者遭運適會而然其才智未必過于卑賤者矣是以聖人詢蕘之意恒有不自多之心故也可不取以為法哉文獻是有國之所必務古者史官專掌文獻天下文書副上太史其義至重自唐以後別為一書為大唐會要繼此而皆有焉若大明會典大清會典之類是也人主之賢否臣僚之邪正國事之治亂雖書于國史而至若禮樂刑政一切為治之道及宇宙內

事莫不分類記載此中國文獻之所以纖悉備具雖
以天下之大而可坐而策其利病雖在百世之後而
亦可以按驗不錯矣今者此舉出於　聖斷為曠世
稀有之事則豈可草草綳縫為舉子對策之樣乎我
人本不尚文獻私家文獻雖徵而其可考者莫尚於
實録此若臣民私撰文字則　國史秘藏有非外
臣所可得見既已奉　教修撰則何不　啟達稟定
乎今所撰或有與　實録相左則其為後人之笑侮
不鮮亦不足為傳信之書此豈非可惜者乎適有微
見信筆漫及今則晚矣奈何新冊印頒後雖未得全

帙借観或半帙分借速速披閲即當專伻奉完幸更諒之今見目録儘多有商量者又甚草率誠可慨歎然成事勿説奈何

與洪判書書 庚寅

秋霖乍止風露凄冷台候起居萬重傳聞陞資 特除宗伯曷任慰賀然而跡畸而名位漸高時艱而君恩太隆不審何以堪處文獻書想已刋布東方典故頼此而傳誠曠世盛擧也亡友李醇叟嘗撰春官考四卷規模儘好矣 朝家因此撰輯之役而仍存其名令玉署諸臣或史官兼帯内而六官諸衙外而

各道營鎮其有關於軍國文字每歲抄集録倣中國會典之例則在當時有取考之實效在後世爲憑據之信史豈不幸哉聞編輯後又別修地圖觀者來傳域中山川分毫不錯關防道里瞭然在目識爲奇寶云愚竊思之自國人觀固爲奇寶我國邊禁不嚴國中禁秘之書多流于異國今此地圖亦安知不爲奸人所資爲媚敵受賂之計耶昔辛未歲刊行京城圖三闕之外諸衙列肆委巷曲逕指點可得其時觀之不覺驚心夫王都謂之禁城闕中謂之禁内禁字之義可以想知其爲禁秘之地而不可宣漏於外也近

觀清人所撰盛京志遼界疆理十分詳載而至若寧古塔所統則一不開錄使人莫知其端倪盖慮患之意深矣我國地圖爽實固當釐整模出數十本藏之不當刊刻流布此意或於 筵對之際不可以禀定乎閑思所及漫以相告不無出位之嫌亦犯饒舌之譏幸有以諒之不宣

與洪判書書 庚寅

俯考果蒙俯借使得一玩受賜大矣然而忙裏做成闕漏多而錯誤繁既有籤付之教故心眼所到畧有標識考視如何大抵是書無凡例一恨也諸公分撰

則各考篇首當書某官奉 教撰而混稱不分二
恨也凡校正之稱必有古人已成之書然後後人釐
正者謂之校正今突然書以崇政殿校正五字有若
先有是書者然三恨也最可恨者是書之編輯搜取
公私文籍而成之則凡例當録採據書籍每書下書
所撰人姓名爵里而不沒其實則是亦一副當文獻
而使著書者之姓名傳於後世則其於揚善之義為
如何哉古人重三不朽立言著書雖有輕重淺深之
不同而莫非其人精神心術之運而思歆以成名者
也近世清道郡雲門寺僧夢高麗林椿指示其文集

所藏覺而覓之信然此果實有之事也推此言之著書傳名之意豈有古今之殊哉今皆沒其名而用其言則豈不謬哉

與鄭輔德孝先述祚書乙巳

不審潦熱令候萬重聞兄將欲為 東宮撰一部冊子云其信然否弟前日屢入桂坊不無獻芹之意欲裒集經傳中史東史之語及儲位有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及本 朝祖宗在儲時言行為一書而獻之篇目既具而更思之有納名媒進之嫌而止焉兄則所居之職異於弟矣此事若成而如有採納之道則

宗社之幸大矣弟家傳来日録有　肅廟在儲時言行數條此必國史之所不記野史之所不存玆以別紙録呈或於進見之際若有昕達則自　上有欣納之道而亦可為　後王之所可法未審如何愬竹舊交意無間隔如是煩告兄亦諒弟之心事矣

別紙

肅廟丁未年年七歲在東宮適有疾辭以不欲講輔養官趙復陽再三勸請曰古有一日不讀書口中生荊棘之文文不可一日闕讀也　世子終始辭之曰我當於異時重報今日不教授之恩也復陽

曰以何事報之乎 答曰將來身逝後以壽器報之復陽不敢強勸而輟講席矣及辛未正月初十日復陽卒年六十六 世子告此意于 顯廟得給歸厚署板一部朝野驚歎

講官洪萬鍾之子石鐵亦辛丑生也 世子知之出給史畧一帙曰歸給子同庚之子云其氣像可見矣

顯廟己酉正月十五日 上謁 宗廟 世子隨行過 廟門後講官請 乘輿不從過 廟門稍遠後始乘之

肅廟爲世子時養鵪鶉致斃 命埋之宋浚吉曰聞
有埋鶉之語誠然否曰有之浚吉曰此實仁德恐
啓禽荒之漸 世子曰當戒念矣
一日詣 大殿而還宦者一人牢睡於 世子席
上 世子謂内侍曰此席撤去因令除下其宦不
令入屬首宦請其罪 世子曰此非可責之人何
必罪之
世子開筵時 上或潛聽於門外 世子知之令宦
者設四重席於其處 上問而知之喜動顏色
顯廟戊申 世子年八歲矣岐嶷之資神明之智異

於凡人一日聞犢聲曰此何聲耶官者曰將取牛乳為酡酪故其雛隨來矣 世子曰予不見牛形牵来可也廚人牵入則小犢口結綱 世子問其故諸宦對曰恐犢嚥乳故防其口也 世子曰見此不忍喫酪粥此後東宮勿令進之贊善宋浚吉聞之引轂餗章告之云

世子聞諸宦私語 昭顯世子第二子窮困之語世子惻然曰予無私財儲我幾日水剌物膳則可以助給乎對曰五日可矣即 命儲置五日後駄送而無馬可載 命用太僕馬即入內請罪曰臣

任用太僕馬矣　上下庭執其手撫背而喜動玉色

答大山李景文象靖書戊子

師友道喪此學日孤自嶺以北尤無可言加以黨議橫流利祿奔波人心之陷溺甚矣竊聞執事潛光屛處講授有年天其或者使斯文一脉賴而不墜耶鼎福初非全然無心者志業未就因以病廢今則精神內鑠齒髮外變徒自撫躬興歎耳惟乞益懋大業以幸吾道門下從遊之士亦復幾人而有擔道之望耶苫塊殘喘唐突書候深爲不安幸乞諒恕無由面承

雅誨或賜良箴以警昏愚道里脩遠憑信無堦不勝哀慕之至

與李景文書 庚寅

二月下答不勝感慰縷縷垂諭警誘俱至殊非陋劣所堪承當三復莊玩益歎古義友道之復見於今日也同在旋磨尚阻一面寤寐興懷能不依依僕之所以區區傾溸之不已者非徒然也昔歲戊辰江左權丈歷訪道執事娓娓不倦續與南敬仲遊益聞其所不聞後又聞於李木川丈謂言吾鄉有李某金某樂行者斯文一脉賴以不墜密城安正進雅士也尊慕執

事義足動人當此道喪學絕之日稔聞高風豈無興感之心乎是以不揆愚拙妄以書素一再干冒聊暴微忱辭不達意執事錯認以病廢之實事委之於過自貶損以嚮慕之實情歸之於遊辭費說有若末俗脩邊幅飾辭令者然讀來不覺赧然失圖也執事不與相面故不知僕病狀之如是駑下之如是而前書曰充積有素今書曰直諒多聞此實過情之褒而不敢有所分解者既不詳悉則辭語之過中勢所固然雖自歎愧奈何奈何奉讀來教諭以一言之重以警昏惰好問之意甚盛甚盛竊念朋友切偲之道必於

言行事為上得失有可言者然後施之耳是以酒酣氣張悲歌慷慨朱子之失或然而南軒規之口談天理盜名欺世南冥之言過中而退溪辨之今僕之於執事徒以聲氣之相感而愛慕之而已未曾承誨於講討之末周旋於應接之際則不知何言之為得何事之為失而謾施無實之箴警乎此愚昧之願為他山之石而不可得者也至若性理之義素有隔壁之聽四七理氣之發唯知從老先生定論而已不知有他義在近來此中有公喜怒理發之說其言曰見孺子入井有惻隱之心者既是理發矣見孺子之攀援

出井則必有欣喜之心若見人擠而落井則必有憤怒之心是喜是怒察其所從來則與惻隱何異其所從來苟發於義理則雖過喜過怒而動了血氣不害為理發此與高峯之論畧同矣高峯則並與七情之中節者並為理發與此少異

高峯後論末端所論退溪有鄙說未安敢不致思之語後來性情中圖及荅李平叔書從高峯善一邊之論尋常抱疑無從質問而嶺南是先生莅脩之所淵源授受之際必有承聞於文字之外者故前日稟問歆聞至正之論也今承示教實愜淺見何幸何慰而公喜怒理發之中否亦為砭教受賜多矣但畿

嶺隔離便使稀濶悵歎何喻朋友之義惟在於相期
許相勉勵而已至若尋箇是處做得實事專在自家
手裏有非他人一兩句冷淡言語所能輕重者而自
念年紀衰邁志氣摧頹常懷古人晚節之戒敢以此
獻之左右用副俯詢之盛意而斯覺僭耳千里裁書
合幷無期不覺愴懷難抑傳聞退溪西厓兩先生皆
有別集何處刊行而凡各幾卷耶西厓寒岡旅軒三
先生皆有年譜刊行者耶又聞曹斯文善迪丈輯其
先祖芝山公與陶山往復附刊爲續集其果然否此
係斯文事而僻居無聞歎如之何餘只伏祝若時增

重不宣

答金榮川 百鍊 書 辛卯

竊覸朋友敵讐之句帶些不平之氣老兄旣欲混物我合彼此有一視同仁之意則此等光景無異蠻觸之爭只當附之眼前一塲戲事何必芥滯胸中而至發於吟咏耶盖其平日有不能忘之者而然矣在我只當自修用舍行藏惟其時而全此天賦之衷而歸之可也日前奉承老兄言論廣大宏濶有驚天動地底氣像而憤世嫉邪之心太過抵掌慷慨之習未除律以中正之道恐不如是未審老兄以爲如何交淺

言溪古人所戒傾蓋如舊此義猶存老兄誤聞陋劣之虛名一再臨訪今復垂問不己則豈敢以邊幅小節過自修餙而已哉然而腐儒拘曲之見到此呈露老兄見之又必大噱之矣頃者奉晤時惝怳倉忽之語此皆粗闖而老兄言之不已則其自信溪而其所從来有的實可言者則何不著為一書如張茂先之博物志王子年之拾遺記以遺後之好事者耶或者以為老兄見世道迫隘戲以此等語玩侮一世其意出於張留侯赤松子李鄴侯麻姑仙之餘智云其果信否信筆奉答語不裁擇想大度有以容

之恃此無恐爾向諭佀孱二字實是弟之好題目從今受以自號耳

答艮翁李叅判夢瑞獻慶書 己酉

俯示天學問答莊玩重複辭嚴義正文章簡潔不任欽賞彼所謂不知其妙處者妙處指何事不過堂獄現世後世而已吾聖人不語怪神何嘗有此等說話而吾儒之學光明正大當於現世爲所當爲而已曷嘗爲惝怳儱忽之言塗蔽愚俗乎大抵氣數流行已過午會天壤之間陰氣漸盛別種異端之賊吾道固其然矣所可惜者聰明才學有擔負之望者率入其

中迷而不悟牢不可破至以為吾先生亦嘗云爾誣及師門豈不寒心是何異於伊川學靈源退之師太顛之語乎今則不必與之呶呶爭辨姑置之度外莫若歐公所謂脩其本而勝之而已盛諭謂右此學者非但害道賊義又非養壽命之道此意誠然常注心於蕩蕩虛空之地與吾儒操存之工不同可謂魂不守宅而壽命能久乎亦有一二人力行此學學未成而妙年奄忽兄言驗矣弟果有斥此學文字徒取人言而無其效旋自悔恨後来正本嶺儒借去初本在此故玆以奉呈可知其槩矣示諭丁先生論性理

云全體中流行者備焉可流行中全體具焉不可台見之不以為非者果與鄙見合朱子曰觀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此二句可以一言劈破矣所謂理同者指人物之生同稟於天而言也氣異者指清濁粹駁偏全之不同而言也氣猶相同者指飢飽寒暑喜怒哀樂趨利避害好生惡死而言也絕不相同者指人稟全氣故具五常之性而物得偏氣故或通一路以此言之則愚潭之言可謂得其實而徒以萬物各具一理之語斷之則未免混淪說去萬物雖各具一理而以

其禀生之初而言也其後則人物懸殊似不可比而同之也弟於此等事豈敢曰有知而旣有盛問有不可孤故玆以平日迷昧之見仰復耳大抵東方理氣之說甲是乙非各有立說以不知為羞吝反成後來之弊弟則實不欲一言干涉若有後輩之可言者則但以下學日用之久自能上達為言才高者聞之竊笑而去果未知何者為是好笑

與海左丁法正範祖書

鼎福頓首白今世詞伯非令兄與艮台有誰當之至於左相則位尊不敢言耳俯惠先狀感恩大矣第念

人家身後之文狀則務其詳誌次之碑碣務簡今盛撰施之於碑碣則好而謂之狀則似涉歇後文章家體格或有如是者耶敢於各節下畧存微見付標奉呈幸望更添一二語如何弟嘗聞星湖之言曰有人受墓文于眉翁有所不足請改中間數句語眉翁答曰文章如布帛之成疋若以一二縷之不如意而改之是全疋皆棄終不許改是果如是耶文章體格弟所不知幸更商量而處之餘不宣

答崔宗運書 癸巳

追喪之禮禮無所言從古儒賢無一行之者其禮蓋

出於後世孝子之有篤性者徑情直行不顧禮意而行之也以執事所遺言之則年已六歲雖不能制衰居喪一如成人而旣有知識含哀抱痛以經三年則與遺腹子或一二歲全無知識者有異矣况侍繼夫人則制衰行喪實有所嫌矣来諭謂如遷葬之服當日祭時衰絰暫服須脫又謂因設虛位數三朔設祭少伸情禮竊仰執事孺慕之至意而然而以喪禮而言則當為齊衰三年而暫服須脫設祭數三朔其於禮節似無所據不敢妄自論列且諭以歆心喪三年心喪之制即父在母喪朞後之服執事既非嚴侍下

則此亦有所掣肘矣大抵幼失父母不識父母之顏面則生世之日無非痛心罔涯之時而六十年後猝然以喪禮處之實非禮意故古人無行之者非誠孝薄而然也不敢廣引古昔但以退溪先生答金而精書觀之亦可以知其非禮矣其書曰朱先生以為意亦近厚(朱子答葉味道書)觀亦近二字其非得禮之正明矣既非正禮則又豈有立法而使之通行耶盖既失其時而從事吉常久矣一朝哭擗行喪已不近情其於節文亦多有窒礙難行處故先生亦生於辛酉歲而二歲壬戌遭其先人喪後值周甲之壬戌不行追喪

之禮先賢之所處蓋如是矣幸乞博訪而處之

答李士賓 寅燮 書 辛巳

入春以後音便絡繹豈不欲一書替申而病倦不振徒用冥菀不意承拜惠疏溢幅辭旨誠意款款惜陰勤學之志藹然辭表不任欽歎曾聞君子之學不在他惟此一種心地平易明白然後眼前百事次第可做所謂繪事後素是也知既有此好心地文學之美亦立幟吾黨而顧不以自多勤問至此甚盛但所問非其人若以是心求之於有道而講磨于四方之學者其進何可量也鼎福命與仇謀奇疾纏身杜門不

出今已八年虛送光陰已至五十境界鬢星眼花精魂澌剝少來些些自期者到此雲銷霧歇經卷工夫雖不能盡意研究攝心檢行庶有望於寡過而此事甚難咎悔日積直爲此懍懍耳

答李士賓書 辛巳

東史見教精切深以爲幸而向者旣明言足下於原書紙頭逐條論列儘多可喜聞來亟欲取視以警昏謬玆見來書以謂於道理未安一一摘去是何足下前後誠僞之不同耶一言相契期望不少則邉幅體面不當施於相愛之間矣幸望從便示教以卒大惠

也國以言路之開而治學以講磨之熟而明大小無異道也天下之義理無窮當局者迷自用者小則豈可以私智小見而畢天下之正論乎星湖先生盛德高才精微博大之學今古罕比然於其所著述或有言句之可疑者而稟質焉言若可採則曾無吝情改舊從新是平日所領學而不能者也幸足下念之省吾三夏蒙吾友扶竪之力容貌辭氣之間儘有所進今番歷過頗異前度此必欽艶於月露風烟之句而然也古人言讀遊俠傳便欲輕生讀貨殖傳便欲營產所習信不可不慎矣湶歸忙甚故未及相規玆以

相告歆爲後來箴教之一端耳

與李士賓書 壬午

向來 除命寔出公議其在親知孰不爲賀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正是爲足下今日言也未知其已肅命否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此古人格言熟知足下雅意堅定豈有是憂也鄙人亦嘗入此路矣一入此路動與俗接實有多少難處者都在不失素心而隨事求中之爲可也是以嘗得善涉世之譏至今思之亦覺慙歎

與李士賓書 戊子

每念賢者美質高才思歆源源而不可得能於卯申奔汨之餘有講習之樂何等欽歎嘗觀秋淵日記仕進之暇日課不廢前輩之勤讀蓋如是矣柳公隨錄曾所一覽推明皇王之道發揮洛建之議要占得第一義粹然出於天理之正無分毫苟且彌縫之意誠宇宙間有氣數文字也李畏菴曰磻溪我　朝之通儒朴教官䌌亦曰本　朝有大儒趙靜菴欲行王道而少施爲柳磻溪窮而在下論說王道爲千古不刊之典斯兩言者蓋已得之矣今見足下所謂志似橫渠而惻怛過之才似孔明而醇正勝之云者亦可謂

後世子雲矣此書之行世既久當此黨議虧貳之際
無論彼此一口稱善超然為局外之完人亦云奇矣
公於此書爛熟而求其意則若大節難於敢遵而小
小節目實多有擧行不錯者矣未審如何向者士興
有書文理見識果是後来之秀傑者但其言語之際
欠安閑穩重氣像是年少才高之致閱歷之久渠當
自知稱停矣相遇時自相勉勵使斯文有托何大幸
也公每每流俗自處好為彌縫推委之語私切憂歎

與李士賓書 戊子

日前省吾来留累日語未嘗不及于公愚謂某之久

滯劇司亦可以觀世道矣省曰賔也安得不然今世
仕宦莫不有徑雖滿瓜當遷者必有鑽徑而後得賔
也以是為浼已而不為則渠何以得遷也愚聞之不
覺起而歛衽曰有是哉家貧親老不為祿仕古人謂
之不孝故世人藉口於此而不知命者多矣某能如
是則其高人數等矣因是而念之公之先代掌令公
卽我先祖翼憲公之孫壻而求膺先生我安之出也
掌令公之忠直求膺先生之學問胤氏蓮峯先生之
至行及其後世叅知公之抗疏懿德高行必將百世
不磨而公王考府君亦嘗受業于我祖考世代漸遠

戚屬雖疎而其景慕嚮遙之誠不敢少忽是以與公
相逢雖晚而一言托契期許不淺矣今聞公能自靖
任分不襲俗套則欽愛之心烏可已乎向者公書有
被人疑謗之論處此不難矣古人云止謗莫如自修
自脩之久自當渙然氷釋矣公於大處立定如是則
一時疑謗不足畏而亦不必屑屑分疏為也嘗觀公
寬厚有餘而剛毅不足疏通有餘而謹嚴不足人言
之來亦或以此而致之也從古聖賢相傳心法不過
一箇中字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非天下之
大勇不能辦此矣故孔子曰守死善道曾子曰臨大

節而不可奪也子思曰至死不變強哉矯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故為士者其器局力量雖有小大淺深之不同而必也常存此意思念念不忘然後心地恢廓脚跟堅定庶可以俯仰無愧搖手動足有餘地而無局促底氣像矣後人不達此義每以樂觀時變隨俗低昂謂中在此是所謂胡廣之中庸蘇味道之模稜非君子時中之道也近與省吾讀大學覺得一義規矩法度之器而必曰挈矩而不言規規圓而矩方圓者轉而方者止轉則易差止則有定天以圓轉故行度有畸贏

之差而寒暑易候地以方止故道里有一定之限而古今不異觀於此亦可以知處世持身之道矣相愛之深亂道至此此非自家能行而用而告人也天下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公若不以為罪而虛而受之則未必不為王成之一助矣未審如何抑或近於處士之大言而不知時義而然歟

答李士賓書 辛丑

向書問後進輩相從之有無有若以此物為有知識者然慊媿多矣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此有知覺之實而後可矣鄙人資性庸凡出人下讀書只合依

靠傳註古人說話影響非有新義獨見可以動人者則後生輩何所見而相從乎逐臭者自古稱海上一人此豈可多得乎孟子言道欲其自得自得云者義精仁熟洞見本原發之於行而無不善此即真知實踐而義理之悅於心若芻豢之悅於口欲罷而不能者也蘇子由古史序云聖人之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亦此意也讀書體驗其於言行喫緊處忍耐用工積習之久庶有自得之妙而今之所謂自得有異於是必致力於一字一句之間而决摘穿鑿如見一義則謂之

自得其於大本達道未暇及焉此為今世有志者之通患而前賢之所望於後人實不在於此矣從前畧以齟齬之言發之於一二相知而不信及則只當含嘿不徒為掩拙計也然此皆年前事也今則衰廢無可言才退思竭有何精力可以及此耶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五